

蝶妻

(香港) 余过



[香港] 余过 著

蝶 妻

重 庆 出 版 社

香港勤+缘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陈兴尧
封面设计 邹 禾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[香港] 余过 著

蝶 妻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75 插页2 字数151千

1994年5月第一版 1994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0,000

ISBN7-5366-2929-X/I·534

定价: 6.15元

目 录

胴体 (美)	(1)
眼球 (法)	(17)
失恋项链 (英)	(31)
能知未来的女人 (日)	(40)
妩媚山庄 (美)	(58)
逃亡 (法)	(92)
转世 (英)	(110)
玫瑰杀手 (日)	(120)
女囚千金 (日)	(161)
烙印 (英)	(195)
螺妻 (法)	(218)

美国人说的：

胴 体

在沐浴时，她发觉有一双眼睛盯着她，但是她并不觉得可怕……

在未出国之前，史量夫妇是人人艳羡的一对，男的高大潇洒，是个年轻的外交官；女的花容月貌，是罕见的美人儿。这双夫妇不论到哪里，人人都称赞是一双璧人。

那年一月，史量被派驻墨西哥服务。奇异的事情渐渐发生了。

他们被安排住在一幢新建的洋房里，前后有小花园。这

条路上的整排房子都是同款式的，总共有二十多间，由一家公司建成，分租与富商及外交官居住。

史量的妻子婉丽，第一脚踏进这房子时，觉得有点阴暗和晕眩。她站定脚步，定一定神，那感觉就消失了。以为这是偶然的現象，也不放在心里。

屋内家具齐备，他们不用操心，这是婉丽喜欢的一点。她带来一只小狗比比，可以在花园前后自由奔跑，环境堪称理想。

不过，头一个晚上，发生了一个小意外。厨房的架子上有一个罐子跌下来，恰巧打中史量的额头。

这本是一件小事，可是史量“哟”了一声，站立不稳，幸亏婉丽在旁扶住。他感到一阵头晕，急需卧倒。婉丽扶他到床上躺下，问他要不要召医生，他说不用，不久就睡着了。

这一睡直睡到天亮。史量起来时，已觉得没有什么不适，照常上班。

五时半，史量匆匆从外回家，说很疲倦，要睡一下，这是以前从所未有的。他年纪轻，三十不到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奕奕，很少在下班时说疲倦的。

婉丽想，或许环境不习惯，这也难怪。

七时，婉丽做好晚饭，叫丈夫起来吃饭。史量摇手说，他很需要睡眠，不想起来。

婉丽只得一个人吃晚饭，闷闷不乐。

她开了一瓶葡萄酒自斟自饮，不觉微醉。

她不收拾餐桌，径到浴室沐浴，开了热水，懒洋洋地在身上摩挲。

她与史量是年少夫妻，两人恩爱异常。像这样孤零零度过

一晚是少有的。她幻想自己是在丈夫怀中，轻轻抚弄自己的胴体：肌肤细致莹洁，自己见了也觉珍惜。记得丈夫说过：

“像你这样的美人，千万人中难选一个。”当时甜入心底。

这样幻想着，双目微闭，嘴角流露笑容。她不期然把身体在浴缸中扭动，作出动人的姿势，仿佛丈夫就在身边，她以此挑逗他。

隐隐听见有一声叹息，起自浴室之内。婉丽睁开眼睛，奇道：“是谁？”

她以为丈夫在偷窥，和她开玩笑。反正屋内没有别人，浴室的门只是虚掩着，她把门拉开，高叫：“达令，是你吗？”

门外没有应声。婉丽站起来，用一条大毛巾围住晶莹的玉体，走出浴室观看，外面的确没有史量的影子。

她索性走进寝室内，只见史量沉沉睡着，显然一直未有醒过。

由于刚才在浴室的幻想，使她热情难耐。她爬上床去，把樱唇压在史量唇上。先是轻轻的吻，然后耐不住了，热热的吻他，把娇躯也挨在他的身上。她期望丈夫会醒来，突然搂住她的身子，笑道：“好哇，这回还不逮住你？”……但丈夫一直未醒。

他将他的身体推了几下，史量浑然未觉，他很少睡得这么沉的。婉丽暗暗吃惊，刚才浴室内一声莫名其妙的叹息，使她心头增加了阴影。“唉，明天一定要他去看医生。”她想。

这晚她无法入睡。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。史量醒来了，他挺身坐起，作了个深呼吸，挥动一下手臂，好像龙精

虎猛的样子。

婉丽催促丈夫去看医生，史量认为无此必要。他在婉丽脸颊上亲了亲，流露平日活泼愉快的笑容。

这天下班回来，史量也未再唤疲倦，两人一同吃晚饭，史量还述说墨西哥风俗的几种趣事。饭后，婉丽收拾盘杯，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，出来要告诉史量。出乎她的意料，史量已倒在床上睡熟了。

她以为他小睡一会，很快会醒来。哪知史量越睡越甜，鼾声大发，直把婉丽气坏。她推他，叫他醒醒，史量无动于衷，偶然醒转一下，也叫她不要打扰他。

夜渐深，眼看又要享受独眠的滋味，婉丽本拟匆匆沐浴后即就寝，但一坐在浴盆中，昨晚那种懒洋洋的情调又生出来，她不期然陶醉在对自己苗条体态的欣赏中。

“唉！”一声叹息又起自浴室之内。

“是谁？”婉丽清楚听到这声叹息，但她的警戒性却已大为减退。仿佛喝了酒的人一样，脑子有点模模糊糊的，对现实和幻想分不开来。

“是我。”婉丽慵懒地向四周打量一眼，不见人影。但很奇怪，那声音仿佛给她一种镇静的力量，使她不觉害怕。

“我是一个画家。”那声音微微颤抖说：“我喜欢美丽的形象。你的身体委实太美了，我不知怎样形容。”

婉丽听得出这是诚恳的赞美。那人的声音很老实，使人明显觉出他不是个坏人。她在水中转动一下，还伸了一个懒腰，似乎是要向他展示更多的美态。

“唉，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了。”那声音说。

“你要怎样？”婉丽生出一种女性的敏感。这时，她真

的像一个饮醉的人一样，连最后一丝防备也松懈了。

“我想要画一幅画。”

婉丽微觉惊愕，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点失望。

“你只想为我画一幅画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”那声音说，“你知道我们绘画的人，对于美的事物非常敏感，如果见到一种美的景象，一定千方百计，要把这一瞬景色永留下来，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、都能分享。”

“你要所有的人看到我出浴的情景？”

“嗯。虽然沐浴是很普通的现象，但像你这样美丽的人沐浴不是人人得见的。我很幸运能见到这种景象，就像初次见到天上彩虹的人，兴奋而又感动，非赶快把这印象留存下来与人分享不可。”

婉丽心想，这人有点像书呆子，或许艺术家就是这样的。但她对这人不自觉讨厌。便道：“好吧，你想画就画吧。”

“你答应了？那真是太好啦。我立刻去把画具取来。”那声音由大转小，说话的人似是迫不及待，已出门而去。

未几，窗门自动打开，一个画架连同画具自外缓缓伸进来，仿佛一个无形的人，扛着这些物品从窗外爬入。婉丽如受催眠一般，对这种景象一点也不觉得害怕，只觉有趣。

那人把画架摆好后，便开口道：“把腿伸前一点……嗯，身体微向左靠，对了，那样最好，那样最好……左膝要冒出水面一些……保持这种娇慵的神态……很好，我开始画了。”

婉丽看见一支画笔凌空挥动，就在画纸上勾勒起来。那人专心作画，不再开腔。只偶尔叹一口气，或说一声：“呵，

真美！”这句话并不是赞美他自己的画，而是赞美婉丽的姿势。

这一画，总共画了三个钟头，中间也容许婉丽松弛一下，变换一下姿势，让她舒服一点。

三个钟头过后，那人道：“今晚到此为止，明晚再继续，要是耽搁你太久，会疲倦的。”

那人说完，道一声“晚安”，那些画架和用品便从浴室的门向外移。不同的是：先前是从窗门进来的，现在是从浴室的门出去。

婉丽起来，揩干身体，走进房中睡眠。这晚居然睡得很好，第二天起来，浑忘夜里发生的事情。

白天，她恢复清醒，又催促丈夫去看医生。这次，丈夫听她的话，真的去接受医生检验，但医生把他全身检查一遍后，认为十分正常。偶然的疲倦，是什么人都会有的，不必紧张。史量回家把这一切告诉妻子。

双方为这检验结果表示高兴。但话尽管如此说，晚饭一过，史量又不理妻子，独自进房熟睡去了。

像昨天一样，婉丽无聊之余，仍旧到浴室沐浴，一进浴室，她又迷迷糊糊地接受那无形画家的控制，任他绘画。

那画家非常认真地工作，而她专心致志让他描绘。

这种过程每晚重复，三四天过后，那画家在浴室对她说：“现在你可以起来看看自己的画像了。”

婉丽向那画布看去。啊，真画得好极了，不仅栩栩如生，婉丽从来未想过，她能有这种媚惑的表情，那姿势也是迷人无比。她自己看了，也觉得受画中人的魅力深深感染。

“怎么样？”画家问。

“我不相信我自己那样美丽。”婉丽说。

“你有的，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特点，这幅画虽然有我主观的成分，但我可以保证，这的确是你表现出来的情态，并未经过夸张。”

婉丽忽然想到什么道：“你天天瞧着我绘画，可是我从未见过你，那不是太不公道吗？”

“哦，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其实你见不见我也是一样……”

那画家往下说道：“我名叫韦清。五年前，墨西哥发生暴乱，军警和叛徒巷战，这一带贫民窟起火焚烧，我不幸被烧死了。这里整条街道的房子都已毁坏，现在改建成一批新房子，但我的灵魂仍勾留在这里，我对美的事物仍是欣赏的。你来到此处居住使我震惊，我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人。所以不由得毛遂自荐，替你作画。”

他说着说着，屋中有一团烟雾积结，逐渐现出一个人形，是一个微胖的蓄有小胡子的墨西哥人，年约三十余岁，微露笑容，并不讨厌。

婉丽向他点点头，表示招呼。她的心境一直在半迷糊的状态中，平静舒宁，对什么事情都不觉得惊异或害怕。

“这一幅画你准备陈放在哪里？”婉丽问。

“我只有冲动要画一幅好画，至于画好之后怎样，却从来没有想过。”

“你应该开一个个人展览会。”

“你觉得我可以吗？”韦清露出兴奋的神态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，你用功一点，不停地画，过一年半载，就有足够的作品可供陈列了。那时候，我为你办一个展览会。”

叫‘韦清作品展’，要你大大的扬名。”

“这真是个好主意，就这么办！”韦清喜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

“准备再画些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画，只画你。只有你能给我创作的灵感，使我能有超越自己水准的成就；画别的东西我不能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明。”

两人就这样讲定了。每个晚上，婉丽以各种姿势让韦清绘画，有时仰卧在客厅的长沙发上，有时坐在房中梳妆，有时站在厨房内做事……。每一个姿态，韦清都把她画得俏丽无匹，有种夺人的光彩。

晚上的时间，史量总是昏睡不醒，妻子作了什么事他全不知情。

婉丽初时也不知自己每晚作了些什么事，早上起来时，她就像另一个人，忘记了昨晚的一切。但日子一久，她渐渐感到在晚上曾经让人绘画，恍如梦境一般。不过那人是谁，画好的画在哪里，她苦思不得。

他们的朋友都知道史量得了一种“怪病”，一到晚上就要睡眠。有人尝试邀请他们夫妇出外吃饭或看歌剧，都遭谢绝，日子一久，别人也不请他们了。

除这一点外，他们的生活倒是正常的，与一般人无异。史量白天工作勤奋愉快。只要离开这个房子，他就活力充沛，精神奕奕。可是一回到家中，即昏昏思睡。倒在床上，非到天亮不醒。婉丽习以为常，懒得理他了。

一天午后，婉丽在床上刚看完一部小说，伸伸懒腰站起来。忽然想到，这房子有一个小阁楼，从未利用。那本是个

储物间，但他们夫妇从美国来墨西哥做事，行李简单，并未使用到它。这时想上去看看，是不是可利用一下。

她用钥匙启开阁楼的门，赫然见里面摆满了十几幅油画，那是婉丽本人的，或坐或立，有的全裸，有的半裸；有家庭便装，也有穿晚礼服的。无不表现惊丽绝艳。

婉丽自己瞧见也着迷了。想不到有这样的画笔。

接着她又不禁暗暗吃惊。晚上常觉得有人替她绘画，原来并非梦境，而是事实。她不知道怎样和丈夫谈起这件事。

不过这些画确是人间绝品，让它留传下去该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吧。而她能够作为这些画的主角，内心很兴奋。即使对方是妖魔鬼怪，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牺牲。

她在阁楼上坐了半天，陶醉在那些画像造成的气氛中，脑中盘算怎样能把这些画公诸于世。

由这天起，婉丽每天都上阁楼来欣赏这些画。在这些观赏中她得到一种沉醉的满足。这好比一般女性喜欢对镜观赏自己的姿容，从中得到一种满足一样。

更令她兴奋的是，每隔三四天，阁楼上又会增一幅新的画。画内的她，以不同的新鲜的姿态出现，而又十分恰当地显示她某种美的神气。

女人的感情是复杂而微妙的，当她越来越欣赏这些画时，就不期然对那绘画的人生出仰慕的情绪；接着，又很容易由仰慕的情绪而变成爱意。她渐渐地单恋起这画家来了。

可惜的是，她在白天见不到这个画家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只在夜间，她陷入半迷糊的状态时，那画家才进入她的世界。她的意识并不知夜晚发生了什么事。

她实在忍不住了，她渴望有意识地去过夜晚的生活。于

是她把这愿望写在一张字条上，并毫不隐讳地说，她已爱上那画家，要求在她清醒的时候和他见面。这字条就留在阁楼上。

这晚，她在浴室沐浴时，画家韦清又再出现，他的态度有点不自然。

“你的字条我已见到了，”他说：“其实从第一天见你起，我已深深爱上了你，只是自惭形秽，不敢对你表示。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走近浴缸边，向婉丽脸上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现在你已恢复你的理智了。你醒醒……”

婉丽的感觉像慢慢从睡梦中醒来一样。她见到韦清时，有点惊异，但很快她就镇定下来，“你……你就是画家？”

韦清点点头，婉丽凝望着他，虽然这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第一次见面，但并不觉得陌生，因为在“下意识”中已见过无数次。

“我叫韦清。”韦清再一次向她自我介绍。

婉丽想到自己身子裸露坐在浴盆中，有些害羞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情景已重复过无数次，她早已是他的模特儿，便也不以为意了。

“我很喜欢你的画，你是个天才。”她说。

“天才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的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决画不出这样子的画来。”韦清道。

“我愿意继续让你绘画。但我要清醒地知道这件事，不想只在梦境一般的情况中和你见面。”

“请原谅以前我是怕自己冒失出现会吓坏你，一来对你不起，二来怕把你吓得立刻搬出去。所以用一种方法麻醉你

的神智。只有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才能平静地相处这么久。”

“或许是吧，不过我现在对你已不感害怕了。你可以放心。”

“这自然是我渴望的。不过，还有一点原因我要解释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在你的神智半迷糊的时候，你对一切都肆无忌惮的。你做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自然，充满迷人的魅力；但在你完全清醒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到拘束或害羞，很多姿势和表情就作不出了，你会想吗？”

婉丽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明白，难怪那些画都画得那么动人，除了你的画笔出色之外，我的态度放任自然，也是一个原因。只要有一——”

“对了，你真——”

“没有关系，——！只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爱，我仍把你——，我大概就不会再拘谨了。让我们——”

韦清的眼神闪动——。这时婉丽已闭上眼睛。韦清慢慢——上。

婉丽伸出两只——。起初，只是轻轻吻着。渐渐地，两人都热情奔放，忘记了一切。

韦清对婉丽的身体是那么熟悉，每一处都不知用眼神和爱意观察过多少遍，只是没有真正接触过，现在是用灵魂去体验这崇拜已久的娇躯。

自史量得了睡眠的“怪病”后，婉丽已久不作男女之亲，一经撩拨，情感奔注，两人都感如鱼得水般的畅快。

很久，他们的爱焰才平息下来。

“你以前从未碰过我？”婉丽低声发问。

“嗯，我是个正人君子，虽然在你神智迷糊的时候，我可以要作什么就作什么；但我不愿意那样。除非是你清醒时自己的心愿，我是绝不会侵犯你的。”

“这也是我欣赏你的地方。”

两人重新轻轻吻着，依恋地拥抱着。

这晚以后，他们见面就不再只是作画了。必经过一番甜蜜调情，中夜以后，才开始作画。

正如婉丽所说，在二人有了爱之后，她在他面前便不再拘谨，很自然作出各样生动的姿态和表情，绝不比以前逊色。

但奇怪的是，~~韦清的画却不像以前那样~~好了。画来画去，总画不出一一种特别的神韵。而这种神韵正是以前每一幅画的特色。

韦清自己发觉这一点。一天，他叹口气对婉丽道：“我的画不成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婉丽问。

“这因为我得不到你的爱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以前我像一个馋嘴的人，面对一碟可口的小菜，饥火如焚，却不能到口，在画那幅小菜的时候，便分外动人，把那小菜最吸引人的魅力都画出来了。现在我已吃到那小菜，还吃得肚子胀胀的，无论怎样，再画不出那小菜的动人处。”

“这怎么办？”婉丽问。

“这是艺术家的悲哀，在得到一切满足后，就再没有出色的艺术品。”韦清叹道。

“至低限度，你有了以前那十几幅画，已足傲视同侪了。”

“或许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我渴望把这些画展出，”婉丽道。

“不过，在画展举行之日，也许就是我们关系结束之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些可爱的画一展出，人人定会追究是在什么情况下画出来的，尤其是史量先生。如果他知道我们在暗中相会，一定会大发雷霆，并且立刻搬出去，那就等于宣告我们的关系告终。”

婉丽默然。过了片晌，她说：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她在韦清耳边说，这样这样便行。

韦清道：“好办法，亏你想得出。我有一个堂兄，年纪已老，可以做这件事。让我设法通知他。”

两天后，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墨西哥人来替婉丽绘画，自称名叫韦觉，是个名画家。婉丽欣然接纳，并介绍丈夫史量和他认识。

史量心里暗笑：这样一个老头还能绘画？偷看他画的草图也是十分平常。但不忍拂太太的兴致，并不说什么。

从此韦觉天天来绘画，时间都在白天。在史量下班回来时，他就告辞了。史量根本不介意他画什么，见他脚步踉跄，有时还上前扶他一把，送至门口。

三个月后，婉丽对史量说：“韦觉的画真好，简直令我着迷。”

“哦？”史量随口应一声，心里不大相信。